百年前恆春植物調查再解讀——田代安定手札中的「龜仔甪千年蕉」

文／念吉成[1]、周富三[2]、利天龍[3]、陳宛萱[3]、簡智美[4]、林文智[5*]
圖／林文智

[1] 琅嶠文史工作者兼山海塾創新教育園區院長
[2] 林業試驗所六龜研究中心
[3] 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
[4] 日文教師、翻譯工作者
[5] 林業試驗所恆春研究中心
[*] 通訊作者（lwenc@tfri.gov.tw）

緣起

田代安定從1895年甲午戰爭開始，即以地理探險的名義擔任軍屬，隨著軍隊進入臺灣進行調查，為日本治理臺灣時期，文官最早渡臺者之一，在臺灣30年生活期間，以其植物學及人類學的專長，針對臺灣各地的植物、森林及人文進行調查。現今的林業試驗所恆春研究中心，前身為1902年創設的恆春熱帶植物殖育場，而田代安定即為創設主角之一。田代安定除了在1911至1916年間出版了「恆春熱帶植物殖育場報告」一至六輯之外，亦留有許多與恆春地區植物有關的手稿，現今可在田代文庫中查詢其原稿（臺灣大學典藏數位化計畫提供）。本文主要根據1912年〈第二次紅頭嶼踏查復命稿〉中的記載，探討其中提及的「龜仔甪千年蕉」之真實身分，並藉此重新理解早期恆春地區的植物利用與景觀價值。

龜仔甪地區與歷史背景

龜仔甪（音同路）為排灣族的一個分支部落舊稱，其生活空間，東至太平洋，西至龍鑾社，東北抵港口舊吊橋（茶山）與西片溪恆春阿美為鄰，南抵鵝鑾鼻（巴士海峽），北與射麻裡社為鄰，西北過石牛溪（刮牛溪），至南灣頂上跳石，鄰龍鑾社。早期部落位置約在今屏東縣恆春鎮鵝鑾里極南點番仔洞附近，由於近代白人的屠戮，殘存的族人漸退至社頂附近。它可是1867年歷史上重要羅妹號事件的發生場域。惟因為1874年牡丹社事件之後，清朝政府積極開山撫番，接續於恆春設縣築城與興建燈塔，使得政府勢力與漢人大舉進入恆春半島，加上清朝及日本政府與恆春原住民十八社頭目間協議打壓龜仔甪社部落，造成龜仔甪社受到壓迫與排擠，使得部落內部分裂。國民政府來臺後，社會上長期存在著鄙視原住民的氛圍，龜仔甪社的居民也不再重視部落的文化歷史，甚至隱藏原住民身分。現今不僅地名更改，連傳統文化與原民身分都不見了。近期原住民意識抬頭，透過有心人士及陳武璋律師的協助下，向高等行政法院提出回復原住民身分之訴並已成功，靜待修法以取回身分。

龜仔甪社原住民身分取回之訴雖已成功，但長久以來身分及文化的迷失，至今該如何恢復則是另外一項挑戰。除了龜仔甪社後裔努力向附近同屬排灣族原住民學習傳統文化與知識之外，近年透過歷史文獻尋找文化根源，而日治時期調查資料遂成為重要線索，其中尤以田代安定的紀錄最具價值。

手稿內容與文獻解析

田代安定於1912年〈第二次紅頭嶼踏查復命稿〉中提及「龜仔甪千年蕉」，相關內容雖僅約四頁（約735字），但為古日文所撰寫手稿，且植物名稱多僅記科名而未附學名，使其判讀具有相當難度。為確保理解原文意涵，本研究對全文進行逐字翻譯與植物名稱考證，為求內容的正確性，必需要了解文中提及的所有植物，而非僅針對「龜仔甪千年蕉」單一物種，否則將無法完整了解作者之意。對於尚存疑義的古日文字句，則另委請熟悉日本近代文獻的研究者協助校讀，最終完成全文翻譯（見圖1和右頁附錄）。

翻譯過程中發現文中所稱「タココン」之植物，其分布與恆春半島及蘭嶼、綠島相符，並與排灣族語tagogong相近，經比對相關文獻，方確認為大葉山欖（*Palaquium formosanum* Hayata）之早期日文稱呼。此外，日治時期地圖亦顯示港口溪北側曾有名為「鱟古公」的聚落，其名稱在1904年臺灣堡圖中仍被沿用（圖2）。考量大葉山欖在臺灣原住民族群中普遍被利用，且排灣族稱其為tagogong，推測該聚落名稱可能與此植物相關。日文拼寫「タクコン」亦與此語音相近，顯示地名、族語與植物利用之間可能存在對應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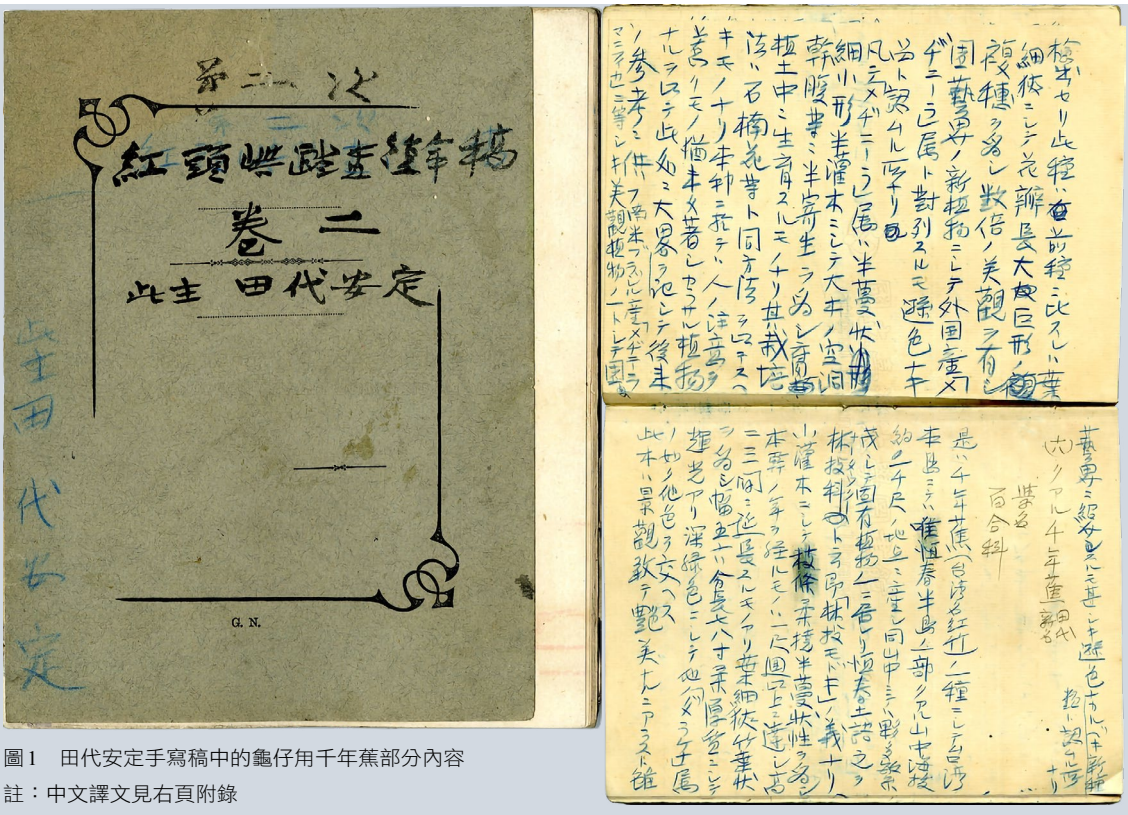

圖1　田代安定手寫稿中的龜仔甪千年蕉部分內容
註：中文譯文見右頁附錄
資料來源：田代安定文庫（https://dl.lib.ntu.edu.tw/s/Tashiro/page/home）

附錄——譯文

（十八）龜仔角千年蕉 田代新名

學名

百合科

這屬於千年蕉（臺灣稱為紅竹）的一種，在臺灣本島僅分布於恆春半島的龜仔角山中，約海拔一千尺的一小部分地區，在此山中生長的非常繁茂，是屬原生植物的一種，恆春土話稱為林投科（naadaukuu），也可說是「像林投而非林投」之義。

為小灌木，枝條柔撓呈半蔓性。較有樹齡的樹胸圍有的達到1尺以上，高度上也有的可長到2、3間（約3.6~5.4公尺），葉子狹細、竹葉狀形，葉寬5、6分（約1.5~1.8公分），葉長7、8寸（約21~24公分），葉片柔厚有亮澤，為深綠色，也如同其它「龍血樹」屬一樣，都有參雜其他的顏色。

此樹在景觀上，雖並非很美艷，但柔厚的綠葉簇生於枝梢，其枝繁葉茂的株型頗為高雅，和其他野生植物相比的話，特別引人注目。因此，作為庭園景觀的裝飾用途上，是具有相當價值的。本官是認為可作為公園內各庭園區隔時的綠籬用，會為景觀增添不少優美景色，引人想像；但此想法，卻因本官公務繁忙而至今都尚未實施。

現任總督佐久間伯爵閣下蒞臨之際，乍看此植物之下，也相當引伯爵閣下注意，表示若將之用於庭園的籓籬，應會呈現一個很美麗的景觀，並授意將苗株送至臺北苗圃，因此，依照指示已將苗株送達臺北苗圃。

也如同前述般，在臺灣本島上，龜仔角千年蕉雖確知只散佈於恆春龜仔角山的一部分的山區，但如在紅頭嶼全島繁茂生長的大葉山欖、烏皮石柃木等例一般，實應標示出其主要生長地等真相。

附記：此植物至今尚未實驗，但我認為其樹幹的汁液會像其他千年蕉樹幹一樣，會含有酒精成分，實有試驗之必要。也許能像夏威夷王國般，種植千年蕉作為燒酎原料。向來此類植物栽培的目的與必要性，本就因為製酒，因此應將之列為可期待品種，特寫下附記以便能作為一些參考。

本頁譯文對應左頁（圖1）之日文手稿內容，標點與排版略作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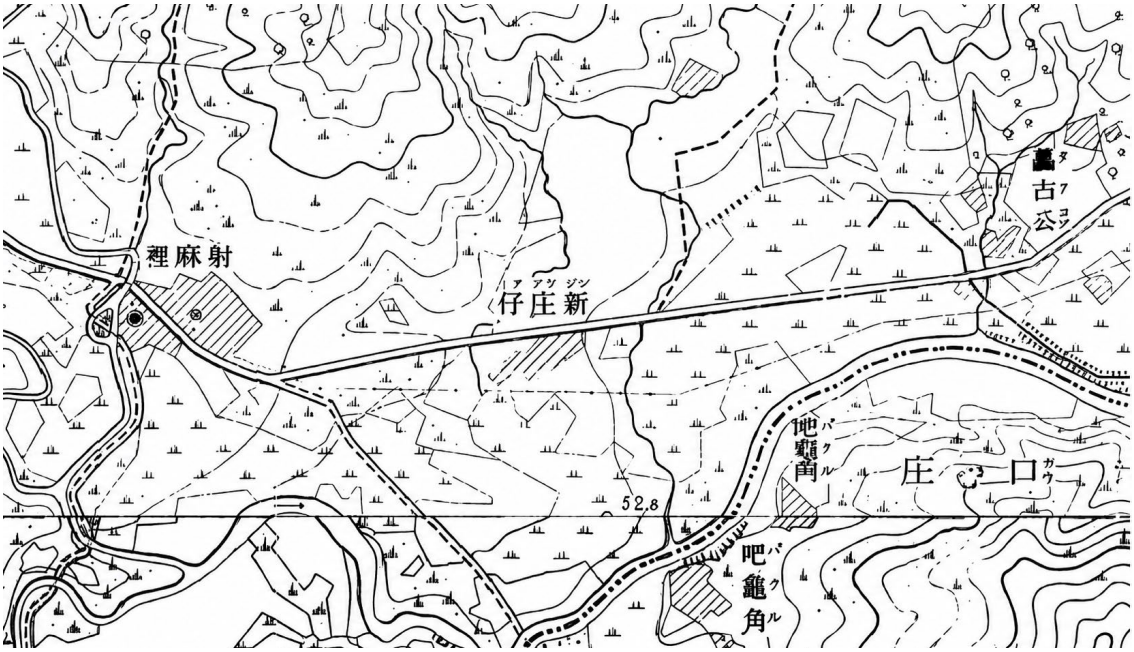

圖2　臺灣堡圖中記載的麛古公聚落（1904年）

資料來源：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1904），收錄於臺灣百年歷史地圖（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

龜仔甪千年蕉就是「番仔林投」

藉由手稿譯文（69頁附錄）可得知龜仔甪千年蕉的形態為「像林投而非林投」。屬於小灌木，枝條柔撓呈半蔓性。葉子狹細、呈竹葉狀，葉寬約1.5至1.8公分，葉長約21至24公分，柔厚有亮澤，為深綠色簇生於枝梢，也如同其它龍血樹屬（*Dracaena*）植物一般，都有參雜其他的顏色。

如同在蘭嶼全島繁茂生長的大葉山欖、烏皮石柃木等，在蘭嶼踏查發現的龜仔甪千年蕉也應標示出主要生長地。分布於恆春半島的龜仔甪山中，約在海拔300多公尺的一小部分地區，在此山中生長的非常繁茂，屬於原生植物的一種。

雖然手稿中表示為百合科，然由形態和分布地仍可判定其為「番仔林投」。此外，番仔林投，學名為*Dracaena angustifolia* Roxb.，現今分類屬於天門冬科。不同時期由於當時的分類準則而判屬於不同的科別，在田代安定的時期屬於百合科，1970年代以後則改為龍舌蘭科，現今則為天門冬科，但不論是歸屬於哪一個科別，均屬於龍血樹屬植物。由臺灣植物資訊整合查詢系統中可查詢到早期的標本，在1960年番仔林投分類判屬於百合科（圖3），1977年番仔林投分類判屬於龍舌蘭科（圖4）。

圖3　1960年的番仔林投標本屬於百合科

圖4　1977年的番仔林投標本屬於龍舌蘭科

資料來源：臺灣植物資訊整合查詢系統（https://tai2.ntu.edu.tw）

景觀植物的應用及經典畫作

手稿中除了植物的形態和分布外，還提及龜仔甪千年蕉的可能應用，包括景觀和製酒潛力。由於有景觀上的優勢，番仔林投早已被使用在現代都市的景觀設計之中，其細長優美的植株外型及常綠的特性，成為受歡迎的盆栽及庭園綠籬。只不過在園藝商店中，用了好記且討喜的商品名，例如：開運竹或萬年青等等。秋冬時節，枝頭總會掛滿橙黃色的果實，成熟時則轉為紅色（圖5），在常綠的番仔林投綠葉為背景下格外顯眼，為景觀視覺上再加分。

田代安定在手稿中提及受到當時的總督佐久間左馬太的關注，授意後續的育苗事宜。從1933的臺灣美展的畫作中已有畫家以其為題材創作，如（圖6），顯示其在當時即具觀賞價值。畫作資料來自「名單之後：臺灣近代美術檔案庫」，來源資料對於畫作之描述如下：「畫面採直式構圖，細長的番仔林投枝幹帶有支撐畫面的作用，樹葉叢生在枝幹頂端，樹幹則因樹葉的重量而微微彎曲，可見畫家在構圖階段對番仔林投生長姿態的細微觀察。除此之外，畫家在背景添加表現光線照射的淡彩，呼應植物彎曲的姿態與構圖位置」。

圖5　橙黃及紅色果配綠葉的番仔林投植株

圖6　此畫為昭和8年（1933年）第七回臺展東洋畫部入選作品，畫者為西川和子，作品名稱「ホソバセンネンボク」，中文名「細葉千年木」，臺灣常見中文名為番仔林投，亦稱長花龍血樹。

資料來源：「名單之後：臺灣近代美術檔案庫」（https://taifuten.com/）

結語

田代安定的調查手稿不僅記錄了恆春半島早期的植物資源，也保存了地方植物名稱與利用方式等文化資訊。除了1912年「第二次紅頭嶼踏查復命稿」之外，在田代安定撰寫的「恆春熱帶植物殖育場報告」第五輯亦有提到龜仔甪千年蕉，與其他同為恆春地區常見的植物，都受到臺灣本地居民或是原住民的重視與利用，提及植物包括毛柿、象牙木、大葉山欖、欖仁舅、紅柴、瓊崖海棠、欖仁、水藤、樹青、白榕、蝴蝶蘭等，顯示早期恆春地區原住民即已經常使用當地的植物資源。田代安定甚至認為是否有使用過度之虞，而提議將在恆春熱帶植物殖育場內設立保護區域。

本文判定百年前田代安定植物調查手札中所提及的龜仔甪千年蕉就是番仔林投，除能讓恆春龜仔甪原民部落的族人了解此植物的文化歷史，更期盼他們能善加利用早期先人即已重視的優美景觀植物。在當代地方文化與傳統知識快速流失的情況下，重新整理並解讀這些歷史文獻，有助於深化對臺灣植物資源利用史的理解，亦可作為地方文化保存與環境教育的重要素材。